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六十

河北奉使奏草二十九首

乞許同商量保州事劄子

舉官劄子

乞不親教閱劄子

乞許轉運司差兵士捉賊

奏洛州盜賊事

乞一面罷差兵士拽磨

奏李昭亮私取叛兵子女

乞不詰問劉渙斬人

訪問逐州利害牒

乞不令提刑司點檢賞給

保舉王果

保明張景伯

歐文忠公全集卷六十

乞罷郭承祐知刑州

再奏郭承祐

五保牒

乞推究李昭亮

乞將誤降配廂軍依舊升為禁軍

乞一面除放欠負

乞真定府分驍武兵士別作指揮

乞放行牛皮膠鱠

乞展便糴斛斗限

乞置御河催綱

乞催納放外稅物

乞置弓弩都作院

乞再定奪減放應役人數

乞不免兩地供輸人役



再乞不放兩地供輸人色役

乞重定進納常平倉恩澤

乞條制催綱司

乞許同商量保州事劄子

臣準勅差充河北轉運按察使伏見河北驕兵作過見據保州招之未肯開門擊之未能速破諸將集於城下而進退攻取未有定計臣今偶被獎擢俾當繁使至於應副糧草軍需之類皆有司之常事臣雖竭力供職未足以稱陛下用臣之意臣今欲乞每遇軍馬攻討招撫應干保州事宜許臣與田况李昭亮等同共商量施行庶幾愚慮有裨萬一如允臣所奏乞特降聖旨劄子付臣及乞劄與田况等今取進止

舉官劄子

臣近蒙聖恩擢備任使臣勘會本路州縣至多甲馬甚衆比於三路最號繁難况今兵據保州河決德博虜人對境未測事宜當此之時以臣非才驟當重責苟一敗職所繫非輕須藉衆能庶可共濟臣今有奏舉下項官吏五人伏乞朝廷特賜勘會本路州縣闕員及有成資滿任闕處各與差除以備緩急勾當庶幾職務辦集不至欺悞今具姓名畫一如後

前知大垣縣

臣前任滑州通判

日與贊縣境相隣開治之迹本人近準  
勅移知大寧監竊知長垣縣係祇應比朝人使  
有例免得送官臣今欲乞下審官院及開封府  
會同保明本官實曾祇應人使及乞免遠官體  
例特除一河北路通判差遣

一權兗州掌書記龔鼎臣有司學明於吏術歷官  
六考有舉主磨勘循資今又歲一考見有舉主  
臣今欲乞檢會本人考第舉主特改轉一京官  
除注河北路僉判知縣差遣

臣等謹將

一新授舒州團練判官徐玉為性明敏有吏幹曉  
民政其人新授官未及任臣今欲乞特除二河  
北職官或知縣差遣

一大廟齋郎姜滄有文行通曉民間利病熟知河  
北事宜臣今欲乞特除一河北路縣令或主簿  
差遣

一試國子四門助教李邊有膽勇材或本因白身  
効用捉賊得功臣今欲乞特除一河北縣尉差

遣

右謹具如前臣所奏舉黃贊等五人如蒙朝廷擢用

後犯正入已贓及不如舉狀臣並甘同罪謹具狀奏  
聞伏候勅旨

乞不親教閱劄子

臣近準中書劄子節文河北宜選轉運使二自密授  
經略之任使其熟圖利害陰爲預備仰不住遍行巡  
歷所到據城壁并烽火臺防城動使家事衣甲器械  
一一覘步仍躬親於教閱處試驗兵士鞍馬次第者  
臣偶以不才被此責任若乃詢究軍民之利害相度  
山川之險要幹運芻粟建易城寨以至按察將吏廉  
其否臧營辦工料督治器甲如此等事乃是朝廷密

歐意卷之四

四

授臣經略之職敢不盡心至如躬親教閱此則主兵  
之官日行常事兼臣本司自有職事凡於軍政既不  
精專而又所至州軍一歲不過一兩次暫時按視難  
盡精詳縱欲處置改更未必皆當况主兵之權貴於  
統一侵官失職於理非便臣今欲乞除點檢城壁器  
甲並依中書劄子內聖旨指揮外所有轉運使提點  
刑獄司等躬親教閱一事乞更不施行如允臣所奏  
乞明降朝旨

乞許轉運司差兵上捉賊

當司準樞密院劄子節文奉聖旨令直定府路定州

路高陽關部署司各行移文字與合行本路管轄軍馬州軍今後每遇勾抽係路分管轄軍馬候見本屬部署司文字卽得起發并劄付河北都轉運司亦仰依此指揮

右謹具如前當司近因巡歷至邢州據趙州寧晉縣鄉兵部頭管用德狀盡口稱緝得昨來北京走却壯城兵士強賊一十一人見在趙州贊皇縣窩藏乞差使臣兵士指引前去掩捕臣尋為本州及側近地分巡檢縣尉並在磁洛州會合見捉打劫武安縣賊人次側近應急別無巡檢使臣可差又緣近準上件樞

密院劄子轉運司差撥兵士不得偶值宣撫使富弼到邢州遂具狀乞就差使臣兵士已差殿有高惟正帶兵甲前去掩捕次臣看詳近降樞密院劄子蓋為大段起發兵臣須候部署司勾抽不欲令他司侵主兵之權事要統一敢不遵行臣欲乞今後遇有強惡賊人之處巡檢縣尉地分遙遠未能救應中間許令轉運司於就近州軍勾撥兵士一二百人以來應急掩捕所貴不致透漏強惡賊人其餘大段起移兵馬即依近降樞密院劄子指揮如允臣所奏乞降付本司及部署司施行

奏洛州盜賊事

今月十日準樞密院劄子邢州駐泊都監胡承澤奏  
近準樞密院劄子監逐大名府磁相邢洛州巡檢等  
捉殺賊盜者今有賊人徒伴殺併到軍賊頭劉貴首  
級并前後捉殺獲共七人外只有三兩人見已殺併  
散相度更不消臣監逐收捉欲乞却歸邢州管勾本  
職公事候旨奉聖旨令河北都轉運司相度指揮訖  
奏

右臣昨自到任累據北京邢洛磁等州節次申報軍  
賊或十人十五人至二十人在西路數州之內驚劫

欽定四庫全書

六

人戶掠奪遞馬并鄉村生馬騎乘倏忽往來不辨頭  
首姓名及每火人數尋根問得元有殺巡檢縣尉軍  
賊劉貴一火及近日大名府走却壯城兵士九人共  
兩火略知姓名雖曾捉殺得數人然其餘黨昌熾愈  
甚或旋合火伴或脅逐村人到處一二十人動成群  
隊臣今月九日巡歷到洛州南準本州巡檢走報稱  
有軍賊十四人打奪臨洛界馬遞鋪同時又據磁州  
申武安縣軍賊二十人入縣衙闖敵傷着兵士及燒  
却草市當日又據權巡檢殿直高惟正申邢州沙河  
縣九月一日有賊一火打劫村民史秀至十一日臣

離洛州至故城馬鋪又聞前面馬鋪有賊四人白日  
騎馬帶甲群行過徃向東雞澤縣賊勢如此交橫其  
巡檢縣尉等並各未見向前捉捕臣雖已一面催促  
巡檢縣尉等及牒逐處併力掩捕及體量巡檢縣尉  
內有畏懦不能捉賊者續乞替換行遣次不委胡承  
澤妄有申奏只有三兩人未獲意欲速罷捉賊差使  
兼臣曾召承澤問當口稱奉宣監捉本不令躬親捉  
殺兼宣撫使富弼已權差供奉官武未孚內殿承制  
魏辛等充邢洛五州軍捉賊方今盜賊勢雖未衰其  
胡承澤臣已牒令却歸本任去訖

乞一面罷差兵士拽磨

右臣準中書劄子訪聞昨來石待舉擘畫酒務內令  
兵士拽磨所貴省得草料轉運司尋依此遍下諸州  
軍施行訖今仰立便指揮只依舊用驢子拽磨仍具  
因依聞奏臣今檢取到元初一宗行遣公案勘會得  
慶曆三年十一月九日轉運使張沔因巡歷到保州  
本州通判石待舉擘畫申請乞更不差磨樵驢子只  
以廂軍兵士推磨所有轉運使張沔尋依所申行下  
今來朝廷指揮仰疾速止絕本司相度卽日已是秋  
深磨樵踏麴罷多日兼又保塞亂兵纔息若非時急

行出上件指揮深慮扇惑小人別致引惹欲乞直候  
來年將及踏麴之時只作本司一面行遣依舊却差  
驢子所貴不至張皇引惹謹具狀奏聞

奏李昭亮私取叛兵子女

右臣近巡歷至保州訪聞得部署李昭亮昨因保州  
開門後入城將雲翼第九兵十妻女分配與諸州軍  
軍負等本爲是作亂兵士妻女配與軍營要行戒勵  
却於其中揀選軍人女子先自將入昭亮本家及手  
下兵士使臣通判官等遞相做餽亦各私取歸家軍  
民傳聞道路喧沸其李昭亮等知臣覺察舉行遂却  
轉遞出外即目未知去處尋據定州通判馮博文狀  
陳首稱收得長行許秀女一人臣等勾到許秀女子  
小姐及元傳送兵十楊遂王在共三人已牒送真定  
府通判王鵬於本府置院推勘去訖謹具狀奏聞

乞不詰問劉渙斬人

臣近知吉州刺史劉渙新到保州因點檢軍資庫有  
虞候張吉無禮及檀開金銀籠子不伏知州指揮已  
行處斬訖竊聞前轉運使張沔曾具奏聞深意朝廷  
別致疑惑况保州新經兵亂河北士卒素驕處置權  
宜難依常法伏乞朝廷更不詰問所貴不致引惹今

取進旨

訪問逐州利害牒

當司勘會轄下州軍縣鎮地里闊遠戶口財賦兵甲甚多逐處官吏所見公私利病竊慮當司巡歷未到之間無由一一詢訪須議專行公文者牒具如前事須牒某州候到仰遍牒在州及外縣鎮官員內有見得本路及本職務不便事件及民間弊病可以興利除害者並密具文字子細條列直赴當司投下以憑看詳可否

乞不令提刑司點檢賞給

歐意全集卷本

九

臣近準樞密院劄子節文河北諸州軍將來所支廩禁軍賞給折支奉聖旨劄與轉運提點刑獄司疾速分頭通行點檢續准宣頭節文今下河北轉運使副提點刑獄朝臣使臣候到逐處將賞給物色若是估價尚高便仰重行估計其劄子宣頭並不得下司者臣伏詳朝旨本爲賞給之物不可虧損軍人又緣士卒素驕亦須鎮靜故每于賞給文字多令不得下司者蓋慮張皇却生引惹今若只令轉運司點檢即可以因巡歷名目每到州軍自合點檢倉庫因便於軍資庫內點檢如此方可不至張皇其提刑司自來不

管錢穀忽至州軍却入軍資庫點檢即兵士皆知朝廷畏懼軍人特令點檢如此却成引惹又慮諸州軍見自來提刑不管錢穀忽要入軍資庫不肯應副則須明言有朝旨點檢賞物又全違不下司之意有此事體不便伏乞朝廷專責轉運使一面點檢準備況臣累準朝旨指揮丁寧嚴切已各行下諸州軍及見巡歷因便點檢亦恐州軍數多南郊漸近遍到不得即乞密委本州通判等就點檢所貴不至張皇如允臣所奏乞明降聖旨指揮更不令提刑司點檢所貴別不張皇引惹取進止

歐文忠公集卷之六

十

### 保舉王果

右臣等伏見前知定州皇城使王果移知密州或聞朝議罪果昨攻保州之日傷中兵士數多及縱兵掠奪南關人戶財物所以降移差遣臣等體量得昨來保州兵士作亂之初便欲自南門突出賴果領兵力拒守得南關賊既不能奔突遂閉城門兼初閉門之時尚可斬關而入爲諸將心不齊一致果不能獨進其兵士傷中人多蓋是果能得士死力奮勇爭先雖有中傷尋各完復其後累降招降賊衆撥城投降亦因外兵攻圍示以必取賊知窮蹙方肯聽命果之力

戰不為無助其南關人戶財物乃是招收兩指揮初  
作亂之時先自南關劫掠然後入城果到南關只令  
兵士於招收叛卒營內就其糧水兵士或得些小物  
色多是叛卒遺棄之物然東關人戶亦不免劫掠昨  
來保州城開之後兩關人戶皆有狀稱劫掠財物不  
少足明因亂被劫不獨南關蓋緣王果為性剛勇奮  
不顧身但務盡忠不恤毀譽若朝廷當用兵伐叛之  
初罪先登効命之將使冒矢石中傷者被責而避賊  
不戰偶無傷中者得遷竊慮賞罰失中無以勸戒兼  
臣昨因巡歷至公邊州軍訪聞軍民嗟憤皆以果當  
被賞而不意被責累經本司及宣撫司陳訴舉留伏  
望朝廷審察愛憎之言保全忠勇之士其王果伏乞  
特與清雪復一河北公邊重地差遣所貴下叶軍民  
之議激勸將吏之心謹具狀奏聞

保明張景伯

準宣頭節文磁州奏據武安知縣張景伯申今月六  
日有軍賊約二十餘人入縣圍却縣城有守把兵士  
三十餘人於縣門樓上相射賊人中箭後便惣出往  
城西草市打劫劉簡家財物乞指揮收捉去訖奏聞  
事宜令河北都轉運使疾速體量詣實如是上件賊

人曾打劫縣城裏面人戶財物所有本縣官員仰依  
近降指揮取勘施行并下提刑司火急指揮應干繫  
地分却同巡檢使臣及捕盜官等仰立便部領兵甲  
弓手等會合捉殺須管敗獲所乞權差兵士百十人  
防護縣城即仰轉運司疾速相度差撥訖奏聞者

右謹具如前當司勘會先據磁州狀申今月六日有  
軍賊二十餘人入武安縣內打劫被知縣張景伯部  
領守把兵士於縣門樓上相射賊人中箭出往城西  
草市內打劫劉簡家財物粘逐前去值夜捉賊不獲  
乞差巡檢縣尉會合捉殺及乞於諸縣添差守把兵

歐忠公集卷六十

十二

木

士及權差義勇防托當司尋遍牒都大捉賊徐夔及  
地分巡檢縣尉等分頭捉殺及牒磁州差兵士義勇  
量丈器甲防守縣城相次據徐夔及沙河縣令甲斫  
到賊頭一箇及胡承澤申永年縣百姓殺頭二箇又  
據磁州申活捉到軍賊張畧一人斫到徐木大趙二  
頭二箇其餘並是元被賊人驅虜去遞鋪兵士及百  
姓等並各詣逐處首身訖外即目磁洛之間別無賊  
盜當司體量得上件賊人元初於武安縣打劫被知  
縣張景伯與兵士三十餘人用命射中賊人致其潰  
敗因此徐夔等接勢收捉斫殺方得盡靜其武安縣

吏難議更行取勘謹具狀奏聞

乞罷郭承祐知邢州

臣近日伏觀差郭承祐知邢州臣自蒙朝廷差充轉運按察使已來前後累準密降不下司宣頭劄子令常用心體量轄下官吏臣細詳朝旨本為河北於天下諸路最為用武之地曩因北虜通和之後弛備多年一旦恐有事宜百事隳廢朝廷悔鑒前弊故先慎擇官吏務欲脩整類綱則準宣頭節文一十九州軍擇人久任外其餘州軍長吏令中書門下樞密院選差并下轉運司體量大小文武官不堪其任者不得

容庇不才因循不切糾舉却致臨事闕悞朝廷留意河北丁寧切至如此加以近自保州兵亂之後至今民尚虛驚軍情未帖相次順安軍瀛州安肅軍衛州通利軍等諸處不住驕兵扇搖結構當此之際臣實不意選差郭承祐為河北長吏承祐頃知澶州引惹修城兵士幾至作鬧去年差來河北將兵臣在諫院曾極論列尋罷知相州貪穢之狀狼藉多端又為按察使張昞之奏論罷為北京部署今者移陝西遷延不去又以邢臺委之常河朔多事朝廷丁寧留意之時承祐累任不離河北不審其人果以何能當此慎

選承祐庸劣貪穢奴厮之材若以魯効僕使之勞不  
忍廢棄豈無閑處可畜養之况邢州北連鎮定控扼  
西山軍馬所屯人民繁富禦戎鎮俗尤須擇吏萬一  
乏人選差止得中常之材尚勝承祐代望朝廷願惜  
河朔名藩重地不使庸劣小人壞之其郭承祐伏乞  
特賜指揮罷去邢州別選差人取進止

再奏郭承祐

臣昨覩朝廷差郭承祐知邢州已魯具劄子奏論乞  
別選差人至今未奉朝旨臣昨因準中書劄子權知  
成德自邢州經過見其城壁嚴整居人繁富不惟爲

欽定四庫全書

四

朝廷惜此名藩重地兼痛惜一城軍民將罹其毒仍  
採聞得邢州之民自聞朝廷差下郭承祐其上等人  
戶各訴免行戶及欲逃移他郡緣承祐久在河北其  
賊穢之狀人盡知之竊恐朝廷未知民情不悅如此  
謹再具奏聞取進止

五保牒

當司檢會轄下諸州軍近年不住申報盜賊群火極  
多蓋緣盜賊必先須鄉村各有宿食高藏之處及所  
得贓物常有轉賣寄附之家然後方能作賊所以自  
來每有群盜驚劫及至官司捕捉又却分散不見蹤

尋覓蓋為鄉村一相覺祭致得姦盜之人到處便可容隱兼檢會準戶令諸戶皆以保以相檢察勿造非違如有遠客來過止宿及保內之人有所行詰並語同保知雖然有此令文州縣多不舉行昨因巡歷到通利軍問得舊來常有盜賊逃軍為患近歲黎陽衛縣各將鄉村之人五家結為一保自結保後來絕無逃軍賊盜公私簡靜其利甚博須議專有施行

右具如前當司相度隣聚相保之法是國家見行勅令於公私甚利然今既舉行若縣令非才不能制馭公人胥吏則勾追搔擾未見其利先為民害以此當司未欲一槩通行指彈今且於轄下諸縣揀選知縣縣令公明材幹可以差委者先次施行數內某官見知某縣事須實封專牒某官候到請詳前項事理施行當司所錄去合保次第只是大綱若更有合從彼處民便別加增損事件亦請一面增損施行仍請先具如何施行次第公文供報無至張皇鹵莽者

乞推究李昭亮

準中書劄子節文奉聖旨馮博文為陳首特放更不置院推勘如更有官員使臣等將帶却保州作過兵

士人口徃本家者並許陳首亦與放罪仰本處依前來體例配與軍貧收養者

右謹具如前當司昨爲真定府定州等路部署李昭亮身爲大將不能統轄致得保州兵士作亂及朝廷累降勅牒屈法招誘叛卒方肯歸降旣城開之後其李昭亮轉帖號令諸軍不得私取人口并財物却先將叛卒女口私入本家當司爲見李昭亮忝爲大將不恤國家憂患幸此亂兵利其妻女當司職在按察理合舉行遂當面詢問李昭亮其人妄稱不曾收得及通判馮博文處亦有一人知臣覺察遂急送保州

陳首當司爲要見得李昭亮處私取叛兵士女口歸着遂勾追馮博文處許秀女一人及轉送兵士等於真定府差官置院根勘本爲要李昭亮私取手下叛兵妻女歸着今準中書劄子內上項聖旨指揮欲乞除馮博文特放更不推勘及其餘官貪使臣等未發覺者並許陳首外其李昭亮身爲大將不憂國家幸此亂兵私取妻女其情理不輕况已發覺無容自首伏乞許臣根勘見歸着奏取勅裁兼本司已牒推勘院令踈放馮博文處許小姐及催促根究李昭亮私取人等早行結絕未得斷遣繳送當司以憑看詳聞

奏去訖伏緣當司職在按察今來若舉察轄下官吏未容徯究便行疎放即按察之司是為虛設今後官吏作過者無由糾舉伏乞朝廷特賜詳察謹具狀奏聞

乞將誤降配廂軍依舊升為禁軍

當司近牒直定府定州等路部署司取索昨來保州分配作過兵士人數尋準部署司公文分析到一宗分配兵士人數內二千一百六十五人配諸州軍禁軍一百九十八人配諸州軍廂軍臣昨因巡歷到通利軍勘會本軍分配係保州分配來兵士共九十人

內八十八人配禁軍武衛指揮十人配廂軍威邊保節指揮尋體問所配禁軍兵士八十八人並是城中作過殺戮吏民劫奪財物污辱良善糜所不為其人等並各配禁軍指揮仍升得軍分其十人配廂軍者元在保州城外巡警聞城中兵亂遂投定州別不曾作過當分配之時却責以擅離地分降配諸處充廂軍仍體問其人等為見城中作過兵士却升得軍分亦累曾經知軍出頭有狀聲寃稱無過降作廂軍本軍不救接狀然亦以其人等怨忿不敢差使功役只與閑慢處窠坐羈縻當司看詳部署司分配保州兵士之

時升降之間顯是倒置今來通利軍威邊等兵士被作過之人升得軍分事相形比不得無言今若先其無事之時便與措置尚全大體若萬一漸形忿忿別起事端至時難為鎮靜不免改更則轉更引惹驕兵生事者

右具如前當司雖子細體問得上件降充威邊保節等兩軍筆節蓋慮引惹又不敢親喚本人取問分配因依今錄白部署司元牒分析到兩軍人數頭連在前欲乞特降指揮下直定府定州等路部署司分析元降配諸處兵士元係是何指揮及坐何等過犯降配若會問得與當司體問得事理不別即乞將降配兩軍人數只作因南郊該恩赦却與升為禁軍所貴於事稍允伏乞早降指揮

乞一面除放欠負

臣竊見自來每遇南郊赦勅除放天下欠負朝廷雖示恩卹而有司未嘗奉行是致天下常有積年欠負累經赦宥除放不得使破敗逃亡之人傳子至孫攤在親戚干繫人等追擾陪填不勝其苦臣究其弊蓋為先降天聖編勅內欠負官物該恩除放者須得諸州軍及轉運司節次保明申奏送三司并理欠司定

奪經歷官司既多則徃復問難拖延日月故每一次  
赦恩除放則未能了當者蓋由關防太密經歷處多  
使赦宥之恩擁隔不能及下而官司胥吏反為搔擾  
之資臣伏觀今年赦書節文內所該欠負官物特與  
除放者若干項內若干項並特與除放內一項即令  
本屬及轉運司保明開奏切緣雖申奏下三司理欠  
司即不免徃復問難拖延日月使除放赦恩不時及  
下臣今欲乞除赦文內一項元指定令保明申奏者  
依赦施行外若干項係赦恩特與除放者並許轉運  
司子細勘會先行除放訖一面申三司及理欠司乞  
行點檢如敢夾帶不合除放之人誤行除放者其轉  
運司官吏並科違制之罪况三司轉運司俱是掌錢  
穀之司其轉運司尤以聚斂為功只患刻剝太過雖  
不經三司覆驗必不敢濫行除放如允臣所請乞特  
降指揮下諸路申明赦文內令保明者並須申奏其  
餘特與除放者許轉運司除放訖申三司今具畫一  
如後

一應軋興年已前諸州軍帳內有椿管諸色欠負

年深及累經界分登帶不見年代名件凡無家

業戶當及正身亡沒配流不在離任妻男及子

繫久虞理索自來催納不行者不以有無復欺盜用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施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今日已前諸色欠負官物并於干繫十保人處攤理元不顯侵欺盜用者或雖是侵欺盜用本家并干繫十保人內有委實見無抵當者並仰本屬及轉運司保明聞奏當議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依敕文保明申奏

一應陝西河東諸般綱運般送衣甲器械等緣路死損却官驢騾并磨擦損折渣污及去失死帛

歐文忠公集卷下

二十

係剝納虧官錢元不是侵欺盜用者並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天下州府軍監縣等應干繫節級手自來有失行遣催納官物并誤行支遣委不是啓倖侵欺見行攤納者並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慶曆三年終已前諸道州府軍監人戶先因災傷支借過貸糧草斛斗除納外見在欠數目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

三司

一應慶曆三年已前諸處夏秋因災傷倚閣稅數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

三司

一應今日已前幕職州縣官在任及未到任亡沒者如曾借過月俸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諸般啓倖隱陌稅租今日已前已根磨出累年積欠數目見行理納者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羊綱死損虧折斤兩別無欺弊者並特與除

歐憲公集卷十

三

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江淮兩浙荆湖福建川峽等州軍監并黃河在京肆排岸稍王兵士牽駕綱船般運物色內有少欠元無欺弊見尅折請受者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諸處有水火損敗官物及綱船遭風水拋失不虛及賊偷盜勘會分明別無欺弊者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乞真定府分驍武兵士別作指揮

臣勘會昨準河北宣撫使司指揮真定府驍武雲翼

共五指揮各以五百人爲一指揮外共僨併出九百三十七人別爲兩指揮本司已依近降樞密院劄子未敢分擘先具分擘團併人數聞奏聽候朝廷指揮去訖臣檢會昨準宣撫司劄子下河北諸路分併指揮兼令轉運司應副木植人工修蓋營房其諸處各爲少闕材木未曾修蓋營房仍未及分併指揮之間已準樞密院劄子令奏候朝旨以此諸州兵士指揮各未曾分擘營房亦未敢修蓋惟有真定府一處爲有見在木植甚多於未降到劄子已前尋便依準宣撫司指揮踏逐到營房地支撥一色新好材木修蓋

到營一座即今將欲了手元指定作驍武兵士各爲住營內人多屋少多是兩三家共住一間經夏暑雨存住不得爲見官中修營分擘指揮人各忻然遂其私便各自用功修蓋全不曾催督只及月餘已相次了手竊慮朝廷元降劄子指揮內有七百人已上處方許分擘今來驍武三指揮各只是六百四五十人已上以此不令分擘又慮朝廷不見得本府驍武兵士已共力興工蓋成好屋今若却不令分擘即恐兵士已指望上件營房屋住頓然失望於軍情不便伏

乞聖慈詳察其諸州已即否人得聖旨分定

指揮方得興蓋營房其真定府一處已蓋了營屋者  
伏乞早降指揮許令將驍武兵十分肇爲一指揮於  
新蓋成營內居住所貴下順軍情別不生事仍乞檢  
會部署司前奏人數早賜施行取進止

乞放行牛皮膠鰾

臣累據轄下州軍狀申爲初造添修兵器乞牛皮筋  
角膠鰾物勘會本路見在常是全然闕絕民間雖有  
禁法合逐旋納官及點檢帳曆亦全無人戶納到數  
目亦曾聞奏及申三司乞自京師支撥又爲京師諸  
庫各稱亦是數少或累申奏不曾支得縱或支下亦

歐忠文集卷下

三

數目不多應副使用不足其諸州軍又爲上下催促  
造作甚嚴每於難得之中或時支得些小不暇揀擇  
好弱兼更使用不足湏至減料那融只且備數修砌  
僅能成器全不堪用今河北一路兵器萬數雖然不  
少而精好堪用之器十無一二臣究其弊蓋爲皮角  
筋膠難得之故臣因勘會自來國家明有禁法民間  
筋角湏盡納官河南膠鰾又不許過河北既有此禁  
便合民間更無兵器今河北見管義勇十七萬有餘  
人人自有私弓弩此是官司明知其數者更有小侯

義勇一之例有弓弩下少其筋角膠鰾從河一頭所能

致弓弩如此之多以此見國家禁法未便只是禁得  
官中絕無民間不能禁止臣今有起請肇畫事件伏  
乞朝廷特賜詳度如允臣所請乞賜施行庶得今後  
更不專仰朝廷輟那支撥而物料漸有兵器可精今  
具畫一如後

一未兵興以前舊制民間自死牛皮筋角並中賣  
入官量爲三等支價錢其不及等者退還百姓  
及許客旅販賣官中置場收買當時公私却不  
闕少自兵興後來改法甚嚴人戶自死牛馬皮  
筋角限半月赴官送納許人陳告隱藏者支賞

歐忠公集卷平

十四

自有此指揮後來人戶絕更不曾經官送納亦  
無人告者隱藏者豈可二年之內舉河北牛馬  
全然不倒死以此是見改法之弊蓋其拋死牛  
馬已是下民之苦更不支得價錢令人戶白納  
及更令陪錢於官司使用了納又令盡底納官  
絕却民間使用以此民不爲便緣此等物各是  
民間要用之物陳告又支賞錢不多所以各相  
蔽蓋無由發露今年雖亦許破官錢收買緣已  
有上項盡底納官之條民若不納官而中賣即  
是違禁之物以此收買不得臣今欲乞却依天

聖編勅及前後舊條許人戶自死牛馬皮筋角中賣入官分爲三等支錢不及等者退還本土及置場收買客旅興販者如有及等皮角不中官賣即許人陳告如此所貴却似舊日公私各獲濟用

一臣體量得河北私置弓弩並無河南過者膠鰾只是河北自有蓋滄州大海出魚不異南方及塘泊之中魚亦不少河北人民並能煎鰾出處只百十文一斤自來民間公行官司只是黃河不放過南膠外本土膠鰾州縣無人點檢禁絕

歐憲文集卷本

五

民間取足使用但官中自禁耳臣今欲乞滄州及瀛保等州相度置場收買必然大段易得竊慮議者猶恐官旣收買則民間公行因此北界爲不便况今官雖不買民間亦不曾禁北人從來不藉南界販鰾豈聞無弓使用以此言之不足疑也

右謹具如前所有牛皮筋角等臣只見得本路利害仍乞更下諸路轉運司相度利害取進止

乞展便糴斛斗限

當司近準三司牒爲便糴斛斗仰依編勅至三月終

住便史不展限者當引勘會沿邊軍糧子次一解  
斛入便不敷慶曆元年只便到八十五萬二年只便  
到四十五萬三年只便到一百四萬今年方遇豐熟  
正是好行入便之時價例比去年大段低減兼每年  
客人雖有斛對不肯便行入中須待體探年歲豐儉  
及伺候官中價例高低常至三四月間方始猛來入  
中今若只於三月盡頓然中止即邊儲大段闕悞况  
元拋四百餘萬斛對即今全未糴得莫州元拋二十  
萬方糴便到一萬二千有餘信安三十萬方便到四  
千有餘霸州一十九萬方便到三千有餘其餘大約  
似此全未及數只指望四五月間趨逐入便若便及  
省司元拋數目只及四百萬石不得一年約支之數  
若頓然住却必見大段誤事者

右謹具如前伏乞朝廷特賜詳酌體認河北軍馬糧  
儲事大兼累年便糴不前趁此年豐價賤之時且乞  
依常年便糴至五六月已來只便及省司元拋數目  
即止兼自有便糴已來年年展限客人以習慣其事  
皆廣爲計置直候依常年四五月方來入中今若只  
於三月止住即不惟全無入中致闕乏悞事兼恐賺  
悞客人向後無由入中伏乞特下三司許令且依常

年體例候糴及元數別聽朝旨仍乞速降指揮

乞置御河催綱

臣伏見沿邊鎮定等十六州軍每年入中斛斛並支在京一色見錢自來不止全仰沿邊入中亦於近裏州軍計置斛斛從御河漕運輸邊所以軍儲不闕近年廢却御河運船不曾般運只藉沿邊入中加又京師近歲難得見錢客旅交鈔無價雖於沿邊多添價例終亦入中不前近裏州軍却合相兼計置然須先修運路俟漕運路既行方敢近裏儲積今有擘畫事件一乞復置御河催綱二乞一乞將見行三說新法

歐忠齋集卷下

七

地分與沿邊見錢糴州軍分爲兩番更入中所貴漕運通流邊儲易備在京亦省費見錢之半今具利害畫一如後

一點檢本司帳曆係管御河堪好糧船一千八百隻見在只有三百餘隻內一千五百隻不知所自來不曾點檢見差官二員根磨尋覓至今未見歸着其見在三百餘隻每年亦全不曾般

運斛斛只是雜般虛名占使蓋由御河催綱廢罷後來綱運無人提轄致得綱梢偷減拌和滋攔搶惡却饋邊之粟因此轉運司漸廢漕運之

利殊不思若只仰汧邊入中則在京廣費見錢  
在京錢少則汧邊亦難入中兼昨本司近據廣  
信軍通判蔣賁擘畫求得江南配來船匠打造  
鑲嵌船比舊船減省得物料人工又可以封鑲  
不令偷拌已打成一隻甚見利便見今廣謀打  
造次臣今欲乞朝廷却復催綱二貢一貢依舊  
於大名府一貢於乾寧軍漸用新船興行漕運  
之利

一勘會沿邊十六州軍元係見錢便糴外近裏大  
名府等七州軍近年已許客人三說入中然二

歐忠叢書卷十

三

法不可並行若兩處鈔價苦相爭即客人只就  
近裏入中

蓋沿邊全少土若斛斛皆藉近裏客人販去中官

若汧邊價

高有利即近裏少人肯入以此二法並行未便

臣今欲乞將見錢三說二法分爲兩番一年於

汧邊見錢入中則近裏權住三說次年於近裏

行三說即汧邊權住見錢若近裏入中而權住

汧邊斛斛無所往官中便糴必多若汧邊隔年

一入則京師減費見錢之半不至滯却客鈔則

汧邊入中亦必多矣若明立二法分番示信於

客人則久遠不勞朝廷改法自可省得見錢處

備亦易計置然近裏沿御河州軍用三說本要  
輸邊則須先修運路故先乞復催綱二負也

右謹具如前臣所乞復置催綱及糴便利害伏乞朝  
廷特賜裁度如允臣所請即更有約束條件候朝旨  
別具奏聞

### 乞催納放外稅物

臣等近覩赦書節文應今年係災傷處已經體量見  
欠稅物未得催理奏取指揮當司勘會本路一十二  
州軍各係水災人戶已委官體量到合放稅數具帳  
申奏其放外稅物並是見在苗畝上合納稅數若更

入學忠齋集卷五

元

行減放則姦倖之人枉有拖陷省稅及元計度軍儲  
失備已具狀奏聞乞將第四等已下人戶依赦取奏  
朝旨外第三等已上人戶放外合納稅物乞許依例  
催納至今未蒙指揮當司今再將合納合放稅數勘  
會合放稅數已及七十四萬餘石東貫外合納尚有  
四十餘萬若更行減放即恐無名虛放數多軍儲大  
段失備况今年河北大豐熟三二十年未有如此豐  
歲其係災傷地分已盡數檢放外合納稅數若於豐  
歲更行除放即恐軍儲失備將來歲不常豐或小遇  
不熟及緩急闕乏不免却煩科歛臣等今欲乞朝廷

檢會本司前奏特降指揮其第三等已上人戶除已  
放外合納稅數乞依例催納外第四等已下人戶放  
外合納稅數仍乞與免支移折變只令納本色或見  
錢則優倖已多所貴赦恩下及貧民上戶不致僥倖  
兼卽今輸納是時如允臣所請乞速降指揮今取進  
止

乞置弓弩都作院

當司勘會近曾擘畫乞於磁相州置都作院打造兵  
器已蒙朝廷依奏及差到監官等見催促磁相州蓋  
造營房作院及抽揀工匠打造一色精好器械次竊

緣磁相二州只是鐵作院所有弓弩元未曾別有擘  
畫當司今相度得西山一帶所產弓弩良材甚多自  
來係相州盤陽務採斫應副諸處使用今欲乞就近  
於邢州置都作院一所專打造一色好弓弩久遠甚  
爲利便蓋緣弓弩二物於兵器之中最難打造尤要  
精專至於煎膠披筋各有法度燥濕寒暑有日時製  
造遲速之間若一事不精遂不堪用兼亦不久易損  
壞見今諸州軍弓弩造作之時旣皆草草造成不久  
尋復損壞又須從頭修換一番修換未了一番已却  
損壞即日諸州並不暇打造新弓弩只是終年修換

舊者積壓無由了絕有打造成後不曾經使已修三五次者修換既煩轉不堪用虛費人功物料又遠悞事不細其弊如此蓋由散在諸州打造工匠及監官皆不齊一本司亦難為點檢故也若蒙朝廷許置都作院即選得專一監官揀擇精好工匠製定工料法式明立賞罰可以責成兼亦易為點檢者

右謹具如前所有磁相州鐵作院并今來起請弓弩都作院初置事初合立規法欲候朝旨許置弓弩作院初置事一就條列續奏乞賜指揮遵守施行次伏乞早降指揮謹具狀奏聞

歐忠叅集卷下

三

乞再定奪減放應役人數

臣勘會轄下州軍使州院節級前後行并通引官客司書表司等並各於元定勅額人數外有影占上等戶戶前轉運使張昱之等遂令諸州軍據元額合留人數外剩占之人並減放歸農雖減得人數不少其如當時逐州行遣不一或不問戶等高下從下名減放者或有於下名之中揀上等人戶影占之人減放者或有不問節級前後行只揀上等人戶減放者遂致減放之後不絕詞訟近累據減放公人等過狀却乞收叙又緣諸州減放事體不一若盡據減放之人

却行收叙則顯違先降勅條額定之數若全不收則又有前行節級繫名多年者難盡不收亦有州軍經減放徃徃輒已行收叙者臣等兼檢會日近雖有條貫前行不免里正然額外人多終是不便若額外手分無賄賂乞覓之倖則不可使其更當兩役若有賄賂乞覓之倖則不當額外剩置人數以此而言只合依勅額爲當竊以事旣于衆必欲州縣又遠遵行則湏乞自朝廷明降指揮庶爲定令臣等今欲乞特降朝旨申明元定人數許本司遍取轄下州軍見管人數及已減放之人衮同依入事年月上名下次排連從上據勅額元定人數存留外截下額外之人不問戶第高下一時減放如此則年深上名却得收叙額外盡減又不違勅條內有州軍元定人數全少後來戶口增盈及公事委實繁多之處乞許本司差官定奪量與添人具數聞奏立定爲額庶絕詞訟兼可未文遵行取進止

乞不免兩地供輸人役

近又準中書劄子節文知保州劉渙奏欲乞朝廷相度沿邊州軍應係兩地供輸人戶比附一州軍內人戶量與減免州縣色役奉聖旨宜令轉運司勘會聞

奏本司方行勘會相度次據舊案三司牒伏乞朝廷  
指揮內有界河北兩地供輸衙前兩地人戶全放歸  
農只令輸納稅賦奉聖旨依所奏施行臣勘會沿邊  
界河以北百姓雖有兩地供輸虛名其稅賦已經太  
宗皇帝朝全放即今只於北界納稅唯有差役則兩  
地共之今若全放界河北人戶差役即是稅賦差徭  
全不屬中國所管既不能賦役其民即又遠其地亦  
非中國之有此事所繫利害不輕又緣放免界河以  
北人戶歸農指揮元不曾降下本司相度只是朝廷  
下三司直降下沿邊施行已行之事雖失難追然昨  
來所放只是衙前客司第一等人戶差役所有以次  
戶第等諸般差遣竊慮人戶援例別有詞說及邊臣  
更有奏請乞不與施行其劉澐起請亦乞更不施行  
取進止

再乞不放兩地供輸人色役

臣勘會本司近準三司牒為臣寮起請沿邊乞減放  
兩地供輸衙前及係自京文下官物並令三司差軍  
大將管押前去及係外州軍支撥者即令支下州軍  
差衙前人管押赴逐處奉聖旨依奏施行臣看詳至  
寮所起請上項三節事理內減放兩地供輸衙前及

般運官物令支下州軍差衙前管押此二事甚爲不便其兩地供輸人減役一節本司累曾具不便利害奏聞近因程琳有奏已蒙朝廷行下却且依舊差役外有般運官物令支下州軍差衙前管押此一事蓋是元起請臣寮不見得本司逐時支移官物次第所以不詳利害切緣河北一路沿邊州軍每年所用絲綿紬絹見錢等數目不少並只出在瀛滄德博四州每遇邊上州軍少闕即本司於此四州支撥無有虛月若一一並令此四州衙前盡應副沿邊諸州軍即衙前人數有限官物般運長無虛月其四州本處亦

各自有重難差遣要人差使若如此施行不待久遠只年歲間立見四州衙前破蕩盡及逃亡避役有懼緩急沿邊闕絕要用之物般運不前况自去年河水決溢德博二州人戶災傷貧困及係災傷地分破敗場務甚多正是衙前人等困乏不易之時尤宜存恤臣今相度若令沿邊州軍各自般運則每年轉數不多若一切令此四州應副沿邊州軍則大爲繁併臣今欲除自京支與沿邊綱運不多乞令自京差軍大將外所有本路支般官物並令沿邊且依久來體例般運所貴各得均濟今取進止

乞重定進納常平倉恩澤

臣等勘會本司近爲諸州軍有人戶進納常平倉斛  
斗檢會到元降勅命內定到等第恩澤太優比省倉  
進納軍儲數目全然數少竊以募民入粟鬻以官爵  
蓋是國家權宜不得已之事苟遇軍須闕乏不欲科  
率人民權許兼并之家進納誘以官爵蓋備一時緩  
急之用其常平倉乃餘力惠民之所及豈容兼并之  
家緣此僥倖恩澤兼慮豪民見常平倉納物不多見  
得恩澤一向只就常平倉進納更無進納軍儲之人  
失權宜鬻爵之本意本司爲見有此不便曾具狀申

歐憲奎奏本

三五

奏乞增起常平倉進納物數與省倉進納一般所貴  
杜絕僥倖兼不妨招誘進納軍儲具狀申奏多日至  
會未蒙降下指揮後來累準提刑司牒諸處漸有人  
戶進納常平斛斗蓋爲恩澤僥倖所以人戶各來進  
納本司爲已有申奏起請乞增數目見聽候朝旨已  
各牒逐處且令未得受納伺候朝廷降下指揮今再  
具畫一常平倉并省倉進納軍儲數目酬獎次第伏  
乞朝廷比類裁酌體認本司見止住人戶進納伺候  
勅旨次乞早降勅命指揮

乞條制催綱司

當司近隄朝旨已差太子中舍賈熊充潮御河等催  
綱伏緣御河運路不修催綱職事久廢是致催綱兵  
梢因緣作過偷減官物遲滯行程所過州軍任意截  
撥舟船所經地分隨處拆拽釘板因此以一千八百  
隻綱船內失却一千五百隻至今根究不見蹤由蓋  
因自來全闕關防不嚴條制而致茲積弊也今已蒙  
朝廷却置催綱所有合行起請事件今具畫一如後  
伏乞朝廷特賜裁酌降下本司及提轄催綱司等處  
遵守施行所貴革絕自來綱運積弊

一自來綱船利於雜般多將未及年限糧船故意

損壞及虛有申報退作雜般船既充雜般之後  
多是妄稱不堪行運便行毀拆或於汳河孤迥  
村落地分故意損壞靠閣便於本處拆拽推梁  
枉破兵梢看守有至三四年者兵梢恣於村坊  
作過及偷賣釘板提轄催綱司元無拘轄無由  
點檢欲乞起今年已後打造到三百料糧船每  
二十隻爲一綱同用一字爲號并造年月刻於  
船梁額上用官火印記訖給與綱官梢工主管  
團成一綱後不得輒更分破所貴見得年限遠  
近不敢故意損壞及妄行毀拆

一糧船每隻以三百料爲率逐船所用釘板小大各件既已一般欲乞令催綱司將三百料船所用釘板各件一一開坐雕爲印板每差梢工給帖之時頭連一本旋繫釘板大小數目給與令據數交割主掌如遇損壞合行拆拽即却據元數釘板各件送納或有少數並勒梢工陪填如遇行運之次損壞不堪即仰申報本地分官司檢覆亦據元數拆收立報催綱司指揮因便舟船附帶令元主掌梢工於造船場依數交納出給收附仍令造船場納訖據數關報催綱司照

會施行所有合退作雜般船者亦須依刻記造成年月先後資次撥充雜般不得隔驀將新好船揀退仍每綱據少數却以新船撥填足數

一自來提轄司支撥綱般般載官物至逐處下卸了其空般便被沿路州軍取意截撥諸般不急使用因此積弊散失數多不能拘轄點檢今欲乞拮揮沿河諸州軍不得專擅截撥遇有合般載官物並申提轄催綱官梢工候見提轄催綱等司文字支撥方得裝載行運如違各乞重行

勘罪官負奏罰

一御河等水並無風波走射險阻其地里行程可以制定自來上下水空重船亦有程限但無關防點檢之法今欲乞委轉運司將通利軍下至湖河西盡順安軍地里遠近所至沿河州軍立爲程限牒與提轄催綱司每遇轉運司有合般運斛斗拋撥下數目裝發糧船即令提轄司具裝發去處至下卸州軍除裝卸各給十日候外沿路地里指定行程帖與綱官梢工等及一面牒催綱司依程催促仍令提轄司預先將簿照會行程約度合到下卸地頭月日續便支撥或

令回載官物或令轉載回下行運亦便牒與催綱司依程催促如是下卸後並無官物般載即仰軋寧大名兩處就近赴催綱司岸下繫泊祇候差撥所貴綱運無由散失住滯作弊

一所有帳籍文簿今欲乞令提轄催轄等司各置簿三道一置綱船都曆一道抄上都大舟船數目逐綱依字號隻數造成年月主提梢工姓名開坐如有退撥充雜般及損壞拆拽及新收充填數目亦一一開坐轉計每半年一度造帳供申轉運司一置裝發勾朱簿一扇具逐綱隻數

綱官姓名裝卸官物數目月日依程限抄上催促候下卸了勾鑿了畢逐款關報照會一置修拆簿一扇每遇合修舟船即上簿拘管取索造船務修補日限上簿催促候修了勾鑿如合毀拆變轉即先具合拆數日上簿候拆了赴造船場納畢取到收附於催綱司呈驗開落勾銷仍於都曆上照會開落每遇轉運使巡歷並須子

細點檢

右謹具如前當司起請催綱司條件只是規矩大綱更有合行事件乞令催綱司續次申舉其催促行程

點檢官物拘轄新舊舟船及拆修除破等事並委催綱司專切管勾所有支撥舟船應副般運即申擬轄司總領仍令本路轉運司逐時點檢如有違慢並乞嚴行斷決其情理重者仍乞奏取勅裁所貴上下遵行又遠漕運通流不至慢事

河北奉使奏草十四首

乞免差人往岢嵐軍築城

再奏

乞選差文臣知定州

乞預聞邊事

再奏

乞令邊臣辨明地界

乞差武衛人真

乞住買羊

乞條制都作院

再乞放行皮角

奏北界爭地界

論契丹侵地界狀

論河北財產上時相書

自劾乞罷轉運使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六十一

一

此周馬能施

乞免差人往岢嵐軍築城

臣近準朝旨於河北差兵士二千人往岢嵐軍修

城本司尋曾奏乞於閑慢路分抽差今奉樞密院劄

子奉聖旨如委實人數不足即仰抽差一千人若雖

蒙朝廷許減一千人伏緣本路除祁瀛定雄霸等州

見闕修城兵士外近又節次據滄州狀申為河水

汎漲向着緊急乞差人夫兵士應副功役本司為轄

下例各闕人已牒滄州如河水大段汎漲令應急量

差人夫功役博州即見於諸州軍剗劄例各無可抽

差方欲奏聞乞朝廷於隣路抽差應副次今準朝旨

今依前降指揮於近便州軍應急抽那臣非不知河北河東俱係邊防路分若本路實有兵數不少臣亦豈敢自私一路妄有占留只緣本路實爲闕人處多今若朝廷須令差撥即將轄下見役處罷役那往岢嵐縱河北事有闕悞緣臣已有奏請朝廷必恭深罪其如於事有闕在臣之職不敢不言況今年黃河水勢不類常年即今五月已汎漲如此將來夏末秋初必大段漲溢本司方別具奏乞於京東西路差人次兼本路役兵多惟河上反修城西山採木等處各有入數河上旣不可抽那若抽河北修城兵士與河東修城又兩處事體不異而西山採木蓋爲即今諸處分擘七百已上人禁軍別立指揮各要營房及敵棚樓子防城器用並是緊切不可闕用之物若不於逐處功役內抽人即轄下例各別無閑占之人可差伏乞朝廷更賜體卹且乞令河東路一面應副岢嵐功役謹具再奏聞

再奏

臣近準朝旨令本路差兵士一千人往岢嵐軍修城臣已再具劄子奏乞占留其本路黃河及修城採木緊切功役浩大及闕人次第已具前奏劄子臣伏詳

朝廷指揮令於近便州軍應副剋剋勘會本路與河  
東近便惟有成德軍最近其路出土門經天威軍平  
定軍至并州又出天門關經憲州飛鳶軍入洪谷方  
至岢嵐約一千五百餘里據明鎬元奏稱向去二十  
二箇月方了今縱河北差一千人往彼遠涉一千五  
百里山險剉彼卒未了當將來冬月岢嵐苦寒役兵  
各須歸營歇泊令一千人往來三千里苦寒山路必  
致大段逃亡作賊况此虜縱有事宜必先河北河北  
重地莫如定州今定州所修城池將元計工料及見  
役人數亦須五六年方了今若更抽減人往河東即

河北完緝禦備全然弛廢况除定州外瀛雄祁霸等  
州修城處亦須向秋兼用強壯一二年內期可了當

本司非不能張皇事體煩贖朝廷乞人蓋以北虜即  
今別無事宜一二年間幸可漸次了當今岢嵐修城

功限比定州全小路分事宜緊慢又與河北不同亦

未銷得遠涉三千里於緊切處抽人所有德博黃河

今年水勢甚大於去年今春朝廷差到河上兵士全

少如去歲若旦夕逐州更有申報須至煩朝廷乞人

外所有諸處修城功役雖見闕人本司亦當斟酌事

體緊慢只於本路漸次修葺惟乞朝廷體卹更不抽

撥往別路庶免本路闕悞其抽差一千人劄子臣亦未敢施行取進止

### 乞選差文臣知定州

臣等伏見知定州李昭亮已抽赴闕見闕知州定州控扼西山險要於河北三路最爲重地軍民政事邊鄙機宜須藉通才方能辦集况即今北界見於界首興建寨柵及於銀坊口侵占疆封處置之間或須應變鎮撫之術尤要得人况河北比於陝西四路事體甚重今秦渭延慶並用文臣伏乞朝廷特於文臣兩制已上選差一員知定州或便兼部署或別差武臣充部署所貴委任得人邊事有備取進止

歐忠叢書卷六

四

### 乞預聞邊事

臣昨蒙朝廷選擢差充河北都轉運使之日授到付身不下司劄子云河北宜選有文武才識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略之任使其熟圖利害陰爲預備以臣非才誠不當文武才識之目其如朝廷責任之意然而必欲密爲經略熟圖利害則須外詳邊鄙之事內不爲朝廷所疑竭慮盡心猶恐不副委寄檢會去年定州軍城寨爲北虜於石臼子口侵入內界卓立鋪屋本寨爲地分不屬沿邊安撫司遂依例申報轉運司

無何安撫司並不勘會不係地分便發怒妄奏軍城  
官吏不合申轉運司乞行取勘又蒙朝廷更不照會  
便下轉運司詰問軍城官吏頗本寨引執元降勅條  
分明臣與本寨主等偶免罪譴其不屬安撫地分合  
申轉運司者尚如此其他沿邊係安撫司地分固不  
得與聞矣昨來北虜於安肅軍北欲移界標南侵邊  
臣旣承例不以事報轉運司臣心不能安因以手書  
問知軍侍其濬濬亦不敢答又昨臣寮有起請復支  
保州沿邊巡檢兵士口食者是臣本路本司職事竊  
聞本爲小人上言不識事體乞不下轉運司朝廷因

此只下程琳一面相度臣竟不得與聞臣旣親蒙密  
授經略之任使其圖利害爲預備而外則邊防之事  
了不聞知內則不足爲朝廷取信而本司職事亦不  
得與議平日無事之時尸祿而居尚當憂愧况聞近  
日邊鄙頻有事端飛狐界上興立城柵漸貯甲兵又  
於銀坊冶谷以來壘石爲城包侵南界大役人夫卓  
立堡寨竊慮嚮去沿邊別有事宜臣旣授上件劄子  
內委任之意凡事不可不知兼臣體問得舊日邊上  
州軍事宜並申轉運司只自通和後漸廢臣今欲乞  
應係沿邊事宜自來申報安撫部署司者亦乞令遂

州軍申報轉運司所貴稍得與聞邊事至於儲畜糧草修城池器械亦量酌事體緊慢不至乖方其間慮慮或有所長更冀裨助萬一而少副委任之意如允臣所請乞明降指揮取進止

再奏

臣近曾奏爲先授朝廷密旨令熟圖河北利害陰爲預備然邊防事意元不與聞乞今後沿邊事宜並令申報轉運司至今未奉朝旨者臣伏以轉運使雖合專掌錢穀不與兵戎然河北事體不同他路故授之密旨常使經營况今沿邊知州武臣不過諸司使副

歐忠公集卷五十一

六

已下其通判即是常叅初入京朝官等臣被朝廷責任比沿邊知州通判故不爲輕下至機宜司手分亦是轉運司所差並得盡聞機宜事臣之本司獨不得與且臣愚慮非欲侵邊臣之權攬事多管以招罪累蓋臣所職糧草錢帛蓄積之備其賦歛緩急須量邊事緊慢以至按察沿邊將吏能否亦要知其處事如何伏望朝廷細詳元降不下司劄子內事意及比類沿邊通判初入京朝官等許本司今後與聞邊事所有沿邊申到事宜即不得直便行遣文字苟有所見須令密具奏陳不得下司漏洩如此則本司得知邊

事緩急凡於計置準備不至緊慢乖方而又愚見若有所思亦得少裨萬一取進止

乞令邊臣辨明地界

臣伏見近日北虜於四望口起立寨柵及於銀坊冶谷已來侵過南界壘石爲城寨等事竊以北虜竊立寨柵已違誓書然猶在彼界內可以佯爲不知不須緊問兼萬一中國却合有興修去處可以引彼爲詞以塞問難雖然如此亦當早爲預備便合於界首分明界防彼亦必更南侵事旣造形理須杜漸其如朝廷選任非人從來以定州一路付與李昭亮其人昏

懦而不曉事機雖有勾當事人並不能先詗探得起寨事端及已立了寨柵又不能預防侵界之患直至因捉了巡邊指揮使湯則侵了銀坊以南邊地大興人夫壘立城寨至今終亦不能辨理疆界拒絕侵凌竊以北虜號爲犬戎自古畏強欺弱今若便示以怯不爭於初則必更引其貪心別有侵擾養成事體漸大而不與之爭則爲患不細爭之則必起事端惟在即今速爲處置據今事體不煩朝廷只委邊臣自可了當然湯則被囚之後亦不聞別有擘畫至今侵界立寨等事但聞婉順止約彼旣不聽亦別無謀臣近

體間得往年雄州西北亦曾爲北戎侵界立數處鋪  
屋當時邊臣葛懷敏力以公牒往來爭辦拆卸鋪屋  
比人竟不敢爭况今來所侵南界百姓見耕種田中  
地界分明易爲理會今來已蒙朝廷差王德基知定  
州其人又在雄州頗諳邊事伏乞早降朝旨下邊臣  
速令止絕辦理地界早見分明兼軍城西北山路險  
絕銀坊等口皆可出兵我於此口扼其險要是中國  
必爭之地彼於今日侵得此一二十里則險固在彼  
而他日行兵是彼可以來我不可往之勢以此言之  
尤不比河東陽武天池等處侵地便因循不爭伏乞  
朝廷早賜指揮王德基如婉順止約不得即須力與  
論辨仍乞令檢會雄州安撫司等處往年曾拆卸鋪  
屋行遣令依此相度施行所貴邊防不生他患取進  
止

乞差武衛人負

臣昨權成德軍日爲屯駐淄州武衛第六十六指揮  
兵士高林等乞替曾有劄子奏聞尋蒙朝旨以京東  
一路所管武衛不少例各差在別路屯駐奉聖旨劄  
與臣詳此照會者臣等作本府行遣備錄聖旨告示  
本營知委訖臣今勘會上件武衛兵士共六百三十一

一人並無正轄官員只有權管副都頭四人並是往年曾在信安軍作過之人及本營雖有正軍頭十將等八人亦並是曾在信安軍作過之人部轄此六百人思歸之卒久遠深不爲便伏乞朝廷檢會早賜自京選差有心力能部轄正副指揮使及逐都正都頭所貴可以部轄久遠別不生事臣亦密體問得權管人負姓名因依今具如後

一人軍頭劉緒三人右十將孫榮田榮蔡斌

已上四人元係本州武衛第九指揮內軍頭及右十將昨於慶曆三年十一月內準州帖準步軍司

歐忠卷五十一

九

驟權充第六十六指揮副都頭勾當並未曾正授查其人等各係曾在信安軍作過之人

一人軍頭韓筠十人左右十將四人左徐吉賀進谷典段千三人右王清丁用楚興

已上八人亦元係本州武衛第九指揮將虞候承局昨於慶曆三年正月內授州帖差到於慶曆四年四月授步軍司帖正充六十六指揮勾當亦係曾在信安軍作過人數

右具如前所有上件武衛兵士高林等當京東武衛刺面排定軍分之時獨此一指揮累次糾合陳詞今

來準密院劄子告示後雖不敢別有詞說然此一軍  
兵士已是累日扇搖人數既多又無正管人負只令  
曾作過人權管深爲不便伏乞朝廷特賜允臣所奏  
早與差補有心力正副指揮使及軍頭等部轄

乞住買羊

勘會河北自前不曾配買羊畜自西事已來分配於  
河北收買竊見京師羊畜有備準三司指揮截住權  
場上供羊綱於西路州軍牧放一萬六千餘口至冬  
深死却五千餘口所以今年入戶配買羊已上京送  
納訖却償下推場羊綱在那洛等州牧養竊慮冬深  
枉有死損臣等相度剩數羊綱見在河北州軍牧養  
只以盡數上京自可供用得足乞今後河北特住配  
買羊數委得公私俱科仍乞今後京師羊少却於陝  
西依舊配買取進止

乞條制都作院

當司檢會近蒙朝廷依奏差到磁相二州都鐵作院  
監當使臣二員各已赴任訖所有作院工匠營房蓋  
造亦已了畢當司見揀選轄下州軍內打造得兵器  
精好處取樣及於本路軍器庫內揀選徃時經使舊  
兵器內試驗精利者取爲樣及中三司於南北作坊

檢會工課料例及於轄下抽揀工匠令都作院依樣  
打造次伏緣本路鐵炭出自磁相二州自來諸州軍  
不以遠近並於磁相般請生鐵差占衙前枉費脚乘  
般於不出炭州軍廣破官錢買炭變煉及散在逐州  
軍打造監官多不得人加又當司巡歷地分闊遠每  
年內不過各到得一次徃徃有不及到處難爲點檢  
不惟虛破人工物料不少兼更造成不精器械久遠  
有悞使用今來已蒙朝旨許置都作院若制置得久  
遠不廢本路兵器必皆精好其利甚博伏緣拘置事  
初合有諸般規式今具畫一如後伏乞朝廷特賜勅  
命指揮所貴久遠官吏遵守施行

一都作院所造兵器其閑雜不急名件欲乞並不  
得打造只令打造一色切要使用之物箭頭甲  
葉槍劔手刀等候打造成於本州軍內送納仍  
令別作一項封樁專準備緩急支與合要州軍  
除許轉運司支撥本州不得專擅使用所有其  
餘閑雜之物及修補舊器械並令諸州軍量留  
工匠自造

一本路轉運提刑共四員欲乞每次季輪一員專  
至都作院點檢將前季工課文字磨算造到兵

器候見數即依數點檢試驗內手刀及劒每一百口內抽揀三二十口用甲葉或墮錢斫試鋼刃箭頭亦於每一百箇內揀三二十箇安入箭榦用鐵甲硬弓弩試射槍亦試驗鋼刃如是槍刀劒刃軟卷缺及箭頭尖卷鏹折甲葉長闊厚薄不依斤重者並勒專工匠等陪填打造及等第區分

一都作院逐作工課欲乞依本州作院起置工課文曆監官與本州知州通判都監依例僉押及旬呈如是一任內造到兵器經轉運提刑點檢

並無揀退各得精好即乞據造成萬數扯上曆子理爲勞績內本監官將見監一任理合入差遣得替優與先次點差如任內更有知州提刑轉運三人保舉即乞轉運官酬獎如逐季點檢揀退三分已上並畫時取勘奏乞重行朝典如知州通判都監候一年終如揀退三分已上亦乞等第責罰如揀退二分本監官乞許本司量罪勘罰如揀退不及分數即工匠干繫人等許點檢官員酌量勘斷

一河北一路諸州軍作院欲乞且令依舊內合行

造作及合減罷者乞許當司相度施行候年歲  
間都作院打造兵器各及萬數可以應副諸處  
使用即將諸州軍作院工作及舊有監官處漸  
次減省

右謹具如前所有上件畫一事理更乞朝廷特賜詳  
酌如得允當乞降勅命指揮下本司及磁相州都作  
院及提點刑獄司等處遵守施行

再乞放行皮角

臣近爲兵興以來改法禁絕民間牛皮筋角等令人  
戶盡底直納入官因此却致官中闕絕使用後來雖

欽定四庫全書

三

亦許破官錢收買緣已有上項盡底納官禁法民若  
不納入官却於官場中賣即是違禁之物致人戶不  
敢赴場中賣乞却依天聖編勅及前後舊條許人戶  
自死牛馬皮筋角中賣入官分爲三等支錢其不及  
等者退還本主及置場收買客旅興販者所貴却似  
舊日公私各獲濟用曾具利害劄子奏聞至今未奉  
朝旨臣近體問得河東路亦爲禁止牛皮筋角已來  
闕絕使用近已却依舊放行即今河東大段有牛皮  
筋角等使用甚爲利便勘會本路合修兵器萬數不  
少自來累據諸州乞支物料本司只是牒逐處拘攔

使用及申奏乞自京支撥檢會只自今年正月後  
州所少牛皮筋角等七萬一千餘事件累次申省乞  
支撥及令逐處拘攔自死者使用據諸州軍所申  
云無可拘攔乞行支撥及申奏乞支撥即準省牒又  
却令逐處拘攔空煩行遣文字繁多積壓下未修軍  
器萬數終是無由了當况今見行之法其弊易見禁  
民令盡納則絕無納者置場收買則民礙法不敢中  
賣兼河東近已放行甚見其利欲乞朝廷檢會臣前  
奏劄子特賜詳酌明降指揮許依舊法令人戶將一  
等牛皮筋角入官中賣支與價錢及許收買客旅興  
販者其不中等者退還本主所貴公私各獲濟用不  
至時時紊煩朝省乞行支撥及不空費文移令逐處  
拘攔虛積壓下未修軍器久遠深爲不便今取進止

奏北界爭地界

準密院劄子節文北界於銀坊城劄修寨壘侵占南  
界奉聖旨令程琳河北都轉運司提點刑獄司擘畫  
如何理占拆去者

右謹具如前當司勘會昨據定州軍城寨申銀坊城  
南冶谷口有北界兵馬劄起寨子當司尋具聞奏乞  
下沿邊安撫司施行自後雖知安撫司曾與北界公

文往來至今未會拆書于天緣自來安撫司邊  
文字不曾關報當司下見得安撫司逐度說何事意  
如何占理及不知北界却以何詞為答今來已立寨  
子貯畜器甲及防戍之人不少事勢已成竊恐難為  
追理蓋是邊臣從初失於違慢當其建寨未成之時  
不早爭占及建寨雖成未貯甲兵之際又不能拆去  
今已縱成其計却欲理會必須費力兼當司全不知  
北界與公邊往復意度見行體問候見次第或有管  
見別具奏聞次謹具狀奏

論契丹侵地界狀

歐忠公集卷五

五

右臣伏見北虜近於界首添建城寨及拘囚定州巡  
兵湯則侵過銀坊冶谷地界等事竊聞朝廷至今未  
有分明嚴切指揮令邊臣以理爭辨竊料朝廷之意  
必謂爭之恐有引惹之虞此乃慮之過而計之失也  
夫虜性貪狠號為犬戎欺弱畏疆難示以怯今杜之  
於早而力為拒絕猶恐不能若縱之不爭而誘其來  
侵乃是引惹况西山道路有三十餘處皆可行兵其  
險要所扼在於軍城銀坊等路為彼奪據而不爭則  
北寨王柳等口漸更來侵豈能爭矣是則西山險要  
盡為彼奪一日使虜以大兵渡易水由威虜之西平

陸而來以奇兵自飛狐出西山諸口而下則我腹背受敵之患不知何以禦之此蓋兵法必爭之地也且與人爲隣敵而自棄險要任彼奪據而不爭雖使我弱彼疆尚須勉疆何況勢鉤力敵又違誓約而彼曲我直乎臣謂朝廷所以然者蓋由未察虜中疆弱之形而不得其情僞之實也臣又見朝廷常有懼虜之色而無憂虜之心夫憂之與懼名近而意殊憂者深思極慮而不敢暫忘懼者臨事惶惑而莫知所措今邊防之事措置多失其機者懼慮之意過深也若能察其疆弱之形得其情僞之實則今日之事誠不足

懼而將來之患深有可憂柰何不憂其深可憂而反懼其不足懼且戎虜雖以戰射爲國而耶律氏自幼承其父祖與中國通和之後未嘗躬戰陣遭勍敵謀臣舊將又皆老死今其臣下如貫寧者無三兩人寧才不及中人已是彼之傑者所以君臣計事動多不臧當初對梁適遣使河西使與中國通好及議和垂就不能小忍以邀中國厚利乃與元昊爭夾山小族遂至交兵而累戰累敗亡人失馬國內瘡痍誅斂山前漢人怨怒徃時虜殺漢人者罰漢人殺虜者死近聞反此二法欲悅漢人漢人未能收其心而虜人亦

已怒矣又聞今春文真渤海之類所以離叛攻劫近  
纔稍定方且招輯敗亡修完器甲內恐國中之復叛  
外有西夏之爲虞心自懷疑憂我乘虛而北襲故於  
界上勉彊虛張囚我巡兵侵我地界蓋其實弱而示  
彊者用兵之詭計故臣謂苟能察其彊弱知其情僞  
則無不爭之理何必懼其不足懼哉自國家困於西  
鄙用兵常慮北戎合謀乘隙而動及見二虜相失而  
交攻議者皆云中國之福夫幸其相攻爲我之福則  
不幸使其解仇而復合豈不爲我禍乎臣謂北虜昨  
所以敗於元昊者亦其久不用兵驟戰而逢勅敵耳

聞其自敗衄以來君臣恐懼日夜謀議通招丁口揀  
募甲兵處處開教閱之場家家括糧馬之數以其天  
姿驍勁之俗加以日夜訓練之勤則其彊難敵矣今  
虜國雖未有人然大抵爲國者久無事則人難見因  
用兵則將自出使其交戰旣頻而謀臣猛將爭能並  
出則是夾山一敗警其四十年因循之弊變驕心而  
爲憤志化惰卒而爲勁兵因屢戰而得驍將此乃北  
虜之福非中國之福也此臣所謂將來之患者也然  
二虜勢非久相攻者也一二年間不能相并則必復  
合使北虜驅新勵之彊兵無西人之後害而南向以

窺河北則又將來之患大者也臣雖不知朝廷顧河北爲如何但於本路之事以今年較去年則亦可見去年以前河北官吏無大小皆得舉材而擇能急於用人如不及者惟恐一事之失計故也自今春已來差除漸循舊弊凡幹敏之吏熟於北方事者舉留奏乞百不一從不惟使材臣能吏不勸而殆亦足見朝廷不憂河北之事辦否也至如廢緣邊久任之制而徒劉貽孫以王世文當冀州李中吉當廣信王中庸當保州劉忠順當邢州如此數人於閑慢州軍尚憂敗政况於邊要之任乎臣愚以朝廷不以此事爲憂

則又怯懼如此既曰懼矣則於用人之際又若忽而不憂此臣之所未諭也臣聞虜人侵我治谷雖立寨屋三十餘間然尚遲延未敢便貯兵甲更伺我意緊慢若不及早毀拆而少緩縱之使其以兵守之則尤難爭矣此旦夕之間不可失也至於湯則亦聞囚而未敢殺此亦不可不爭臣願陛下但以將來之患爲憂不忘此事用人之際革去舊例而惟材是擇勿聽小人之繆謀勿於忠良而疑貳使得上下異力庶幾漸成禦備至於目今小事未銷過自怯懼夫事之利害激切而言則議者以爲太過言不激切則聽者或

未動心此自古以爲難也况未形之事雖曰必然而  
敢冀盡信乎伏望陛下留意聽納不以人廢言則庶  
竭愚瞽少裨萬一謹具狀奏聞謹奏

論河北財產上時相書

某頓首啓仲春漸暄伏惟相公尊體動止萬福某不  
佞少以文章言語自任而頃備諫諍之臣得與朝廷  
論議當中外多事天子急於聽納之時不以爲愚而  
屢加獎擢及得寵太過受恩太深則自視區區素所  
任者不足以報稱萬一故方欲勉強不能以圖自效  
而蒙相公不以爲不才而擇天下諸路中最重之地

一 匱乏倉庫卷三

一九

以授之而責其所爲當此之時自宜如何可以塞責  
及臨職以來迨將半歲齷齪自守未知所措非敢怠  
也誠有說也至於山川險易城寨屯防邊陲守備等  
事是皆河朔之大者朝廷已委樞密富公經畫之矣  
而本司之事自不爲少凡自河以北州軍縣寨一百  
八十有七城主客之民七十萬五千有七百戶官吏  
在職者一千二百餘員廂禁軍馬義勇民兵四十七  
萬七千人騎歲支糧草錢帛二千四百四十五萬而  
非常之用不與焉其間事目之節利害之源非詳求  
而審察之不能得其要前張鼎之等急於舉職公家

之利知無不爲其興利除害便於事者極多而時有失於不審更改過繁而涉於苛碎者故自繼職以來遵其所長戒其所短凡事關利害者慎之重之未敢輕議今半歲矣官吏之能否公私之弊病粗已得其十七八而又取其事涉苛碎紛繁而下切患之有司自可改復不煩朝廷處分者先以次第行之乃暇及於其他然其事繫利害有司不敢自決必當上聞者其類甚多而久之未敢干朝聽者不惟自疑於不審誠慮朝廷墜鼎之等前失不能盡信其說而必從之今慎之久矣得之詳矣苟有所請實有望於見信而

從之也凡河北大事富公經營之外其要不過五六其不可爲者一其可爲者四五耳雖皆有司之事然朝廷主張之則能行不主張之則亦不能爲也自古邦國財產之利必出山澤故傳曰山海天地之藏也自兩漢以來摘山煮海之利必歸公上而今天下諸路山澤悉已權之無遺利矣獨河北一方兵民所聚最爲重地而東負大海西有高山此財利之產天地之藏而主計之吏皆不得取焉祖宗時哀閔河北之民歲爲夷狄所困盡以海鹽之利乞與疲民此國家恩德在人已深而不可奪者也西山之長數百里其

光氣苗穡

山地官禁之

不許取致

惟有平地耳河北之地四方不及千里而緣邊  
安肅順安雄霸之間盡為塘水民不得耕者十八  
澶衛德博濱滄通利大名之界東與南歲歲河災民  
不得耕者十五六年大豐秋稅尚放一百萬石倉  
贏深冀邢洛大名之界西與北歲歲大小鹽池民不  
得耕者十三四又有泊淀不毛監馬棚牧與夫貧乏  
之逃而荒棄者不可勝數大山大海之利既不可取  
而平地堪出財賦者又有限而不取其取者不過酒

歐忠齋集卷上

三

稅之入耳其人有限而用度無常也故雖僅桑之心  
計捨山澤與平地不能為之此所謂不可為者一也  
及其用有不足不過上于朝廷乞銀絹而配疲民號  
為變轉爾此近年之弊也然若能擇官吏以辨職事  
裁僥倖以減浮費謹良材精器械以助武備因貴賤  
通漕運而移有無如此之類苟能為之尚可使邊防  
粗足而京師省費用此冀裨萬一兩皆有弊病理須  
更改事日委曲非書可殫取其大綱列于別紙伏  
望特加省覽祭其利害或其所說不至大乖戾望少  
信之從之俾畢其所為若夫盡其所為而卒無成焉

則不待朝廷之責而自當劾去若其有以裨萬一則何幸如之伏惟聰明少賜裁擇不宣某頓首再拜

自劾乞罷轉運使

右臣檢會轉運司近爲相度順安軍塘泊水口子與楊懷敏等所奏頗有異同議方未決近準樞密院劄子節文臣寮奏乞今後近塘泊州軍人戶地內蘆葦等並不得採取及自順安軍以西漸近西山水難滯聚今即不往開治及乞今後標占却人戶田土即將官地給還人戶或估計價錢給付等第奉聖旨依奏仍令本路提刑田京專切管勾者臣伏見國朝之制

歐意奎集卷五

五

河北轉運使皆領都大制置屯田使之名兼臣赴職之初被朝旨密授經略之任以此見朝廷差選之際其任非輕於臣職分之間所責尤重至於塘泊邊防利害之事皆其職也職隳其守咎將安歸豈有親蒙密授經略之昔身領都大制置之名而煩朝廷別委他官專切管勾則臣之不才不能任事不待彈劾可以自知况臣將及暮年絕無績効考其常課已合黜幽又以不才失其本職且都大制置豈是假人之虛

可容不才之人以位

失職之狀降授一小郡差遣庶以警勸在位之人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自劾奏聞伏候勅旨

初元昊擾邊北虜自以勸和爲功慶曆四年吳旣納款虜復與之交兵且遣泛使來止昊封冊仁宗答書云若以其於北朝失事大之禮自宜問罪若以彼於本朝稽效順之故不煩出師况昊已遣使齎誓文入界何辭沮却方遣余靖報聘會八月甲午保州軍亂密邇北境朝廷以爲慮癸卯命田况爲真定府定

州路安撫使而公自右正言知制誥知諫院除龍圖閣直學士爲河北諸州水陸計度都轉運使兼西路營田都大制置屯田本路勸農使替張昱之時方歸自河東諫官蔡襄孫甫請留公不許上面諭公勿爲久居計有事第言之公曰諫官乃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上曰事苟宜聞不可以中外爲辭明年八月坐張氏事降知制誥守滌陽凡河北奏陳皆聚此書云

奏議集載契丹侵地界第三狀論憂懼不同

極爲詳明與前兩狀相應此卷乃闕而不錄  
莫曉其故今合附入

上時相書一首乃慶曆五年二月時杜衍方  
罷相賈昌朝代之公已失助首相實章得象  
而叅政則宋庠也此書舊入奏議尤無謂今  
移附此卷末庶成全書所云大綱具別紙不  
可得而見矣

臣下奏劄例云取進止葉夢得石林燕語嘗  
論之今奏事第一篇作取進止者按唐陸贄  
奏議亦嘗互用如云中使某乙奉宣進旨或  
云奉宣進止或云奉宣聖旨至國初尚多如  
此慮後人妄塗改略及之

紹熙五年十月日郡人王伯芻校正

歐忠公全集卷六十一

十四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六十一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六十二

序七首

章望之字序

釋祕演詩集序

釋惟儼文集序

詩譜補亡後序

集古錄目序

蘇氏文集序

鄭荀改名序

章望之字序

校書郎章君嘗以其名望之來請字曰願有所教使  
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爲之字曰表民而告之曰古  
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爲民信事行而爲

歐文忠公全集卷六十二

一

一

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也故紘緹冕弁以  
爲首容佩玉玦環以爲行容衣裳黼黻以爲身容手  
有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  
見其寬柔溫厚剛嚴果毅之色以爲仁義之容服其  
服載其車立乎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  
儼然人望而皆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  
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脩而尊者也然而行不充于  
內德不備於人雖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各山大  
川一方之望也山川之嶽瀆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  
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一國者一國之望也

名烈著于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於後世者萬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于一鄉古所謂鄉先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隋之季良鄭之子產者一國之望也位于中而姦臣賊子不敢竊發于外如漢之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爲輕重天下繫其安危如唐之裴丞相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沒其事已久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夔龍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萬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賢聖莫敢過之者周孔是也此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爲民之表也傳曰其在賢者識其大者遠者章君儒其衣冠氣剛色仁好學而有志其絜然修乎其外而輝然充乎其內以發乎文辭則又辯博放肆而不流是數者皆可以自擇而勉焉者也是固能識夫遠大者矣雖予何以勗焉第因其志廣其說以塞請慶曆三年六月日序

釋祕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徃徃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

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  
意則徃徃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  
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  
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  
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  
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  
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  
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游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  
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  
祕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  
老夫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爲雅健有  
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于佛無  
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懶不自惜已老怯其橐尚  
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  
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崿岬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  
徃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叙其詩  
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慶曆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廬陵歐陽脩序

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雖學于館

而通儒術喜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懽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趨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徃于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材若不答兵走

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酬參於富貴而無爲哉醉則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之人必然邪然惟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與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歛平生所爲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旣已表其墓願爲

我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旣不用於世其  
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瞻逸之能可以  
見其志矣廬陵歐陽永叔序

詩譜補亡後序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  
焚棄於秦自漢已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訛  
繆得以粗備傳于今者豈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  
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  
餘殘脫之經俵俵於去聖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  
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

然則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牴牾於聖人而  
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爲異  
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  
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  
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迄陳靈公千五六百歲  
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  
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詁盛衰治亂  
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  
毛鄭之失旣多然不敢輕爲改易者意其爲說不止  
於箋傳而已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

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祕書所藏亦無之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于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爲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考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皆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

也豳齊衛檜陝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第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說爲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爲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

文字二百七譜序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其文子取孔穎達正義所載之文補足因爲之  
注自周公已下增損塗乙改正者三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矣

### 集古錄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膏緇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餽糧而後進其

崖崩窟塞則遂塋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于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惟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沒磨滅散弃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子性顓而嗜古

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廬陵歐陽脩序

蘇氏文集序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婿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于公曰斯文金玉也弃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于一時必有收而寶之于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于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

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  
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于今世猶若此其伸  
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乎嘗考前世文章政  
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  
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  
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宋聖興  
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自  
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  
遲久而不能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  
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

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  
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  
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少  
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于  
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爲時文以相  
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叅軍伯長作爲古  
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  
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  
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  
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

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為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竒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不欲以子美為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于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廬陵歐陽脩序

鄭荀改名序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馱周

歐忠齋卷五

十

之亂用其小見以為聖人之術止於此始非仁義而詆聖智諸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於戰國蕩而不反然後山淵齊秦堅白異同之論興聖人之學幾乎其息最後荀卿子獨用詩書之言貶異扶正著書以非諸子尤以勸學為急荀卿楚人嘗以學干諸侯不用退老蘭陵楚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未盡出漢諸大儒賈生司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蓋其為說最近於聖人而然也滎陽鄭昊少為詩賦舉進士已中第遂棄之曰此不足學也始從先生長者學問慨然有好古不及之意鄭君年尚少而性淳明輔

以彊力之志得其是者而師焉無不至也將更其名數以請予使之自擇遂改曰苟於是又見其志之果也夫苟卿者未嘗親見聖人徒讀其書而得之然自子思孟子已下意皆輕之使其與游夏並進於孔子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苟如苟卿可謂學矣而又進焉則孰能禦哉余旣嘉君善自擇而慕焉因爲之字曰叔希且以勗其成焉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六十二

歐忠公全集

